

九之書叢識知界世

論馬歇爾計劃

著 原倫艾·美
譯 鏞大陶

行刊社識知界世

世 界 知 識 叢 書 之 九

論 馬 歇 爾 計 劃

美 · 艾 倫 著 陶 大 鏞 譯

上 海 世 界 知 識 社 出 版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月

版初月十年七十三國民

論馬歇爾計劃

世界知識
叢書之九

• •

著者

美 •

艾

倫

譯者

陶

大

鏞

出版者

世界知識

社

社

上海(○)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經銷者

全國各大書局

基本定價三元

◀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

目 錄

一 起源與目的·····	(二)
二 主義與計劃·····	(八)
三 誰在分裂歐洲？·····	(一三)
四 內容與條件·····	(二〇)
五 這是誰的計劃？·····	(三四)
六 魯爾兵工廠·····	(四二)
七 資本主義的危機·····	(五一)
八 一種戰爭經濟·····	(五九)
九 那一條是出路？·····	(六三)
譯後附白·····	(六九)

馬歇爾計劃的辯護人都稱這個計劃是一個世界復興方案，他們認為這個計劃將把美國從另一個經濟蕭條裏拯救出來。那些抱着這種論調的人，現在正忙於把「歐洲復興方案」（E·R·P·），推銷給美國工會和一般人民。

他們加罪於共產黨，說共產黨反對世界復興，也就反對馬歇爾計劃。的確，每個地方的共產黨份子與許多進步份子都是反對這個計劃的，但他們的反對，是因為他們相信，這個計劃將導致一個更嚴重的經濟危機，是因為這個計劃專替正想統治世界的美國獨佔資本家打算，更因為這個計劃將會引起戰爭！

在美國以及在國外，正窮智竭慮地把馬歇爾計劃扮演為一幕人道主義的戲，裝作是用來援助歐洲飢民的。在華萊士第三黨運動的壓擊之下，杜魯門總統也想把E·R·P·描成一幅預防戰爭與保證和平的圖畫。右翼的自由份子與社會黨份子，少數從前的「新政」份子，以及一批工會領袖，都與圍繞於亨利·華萊士的人民運動敵對起來，為了推銷馬歇爾計劃，他們就把它歪曲為一種「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

這羣人中間，好些都出賣了政治的清白之身，他們在世界政治的騷擾與動亂中迷失了道路。然而，他們却不能托詞說他們并不了解馬歇爾計劃的實質。如果說，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馬歇爾哈佛演說中的援歐高調，使他們偶而受騙；那末，現在手頭上所有的許多官方資料，已足夠使他們透見這個計劃的真相了。

一 起源與目的

照當代演說技術的標準來看，馬歇爾哈佛演辭的語氣似乎是很溫和的，比起去年三月間杜魯門宣佈自己的「主義」的那次演說以及他慣用的「強硬」調子來，尤其覺得如此。像紐約下午報編輯麻克司·勒納（Max Lerner）以及那些擁護杜魯門而從事分裂進步份子的人，似乎在馬歇爾的演辭裏，發現了一個根本不同於杜魯門主義的政策。甚至到現在，他們還告訴我們：杜魯門主義必須轉變為馬歇爾所倡導的高尚理想，使歐洲復興方案見諸實現。

哈佛演說

然而，演說的本身，是提供不了這些論據的。這次演說中唯一嶄新的風格，就是馬歇爾所施展的圓滑的詐技。演辭裏包含了所謂積極的建議，強調了「世界復興」，這樣，以扶植國外反動政權為能事的杜魯門主義固可閃避人民大眾的抗議；同時，還可潛入聯合國機構裏去。如果我們細察一下哈佛演辭的實質，就可認清它是杜魯門主義的更高發展，使它成為適用於西歐的必要偽裝。

馬歇爾同意給歐洲援助，是以「一部份國家或則全歐各國」聯合草擬一個美國能接受的「復興」方案為前提的。他否認他的提議是直接對抗那一個國家的，正如杜魯門在宣佈他「主義」的時候所否認的一樣。他宣稱這個提議的唯一目的，在於世界復興，這一工作，將可「產生一種政治與社會條件，使自由制度能够存在下去。」他對這一切毫不置疑，接着就來恫嚇「一切故意阻礙復興的政府」，

與「長期製造人類災難而趁火打劫的政府、政黨或政團」了。

這些話，是威逼與恫嚇蘇聯、東歐新民主國家、以及世界各地的共產黨份子與反法西斯份子時所習用的辭令。馬歇爾並沒有提到聯合國與他那援助計劃的關係，他並不以為在聯合國機構以外，特別在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以外，來從事世界復興計劃，是有敘述理由的必要的。儘管在這個歐洲經濟委員會裏，蘇聯與東歐都是會員國，並且已經參加工作了一個時期。

每一個細心的觀察家都會體認到：馬歇爾的演辭并非一種政策的突變，而是全串政策的產物與繼續。在這兒，我們須得記住一些日期，因為它將把馬歇爾計劃的起源與目的指示出來。

馬歇爾計劃從胚胎發育為產兒的一段時期，剛好介乎兩次四外長對德和約會議之間。第一次和會係一九四七年三月舉行於莫斯科，第二次是同年的十一月、十二月舉行於倫敦。莫斯科會議開幕的時候，正當美國總統向國會提出報告（三月十二日），這就是衆所週知的杜魯門主義。杜魯門向世界宣佈：杜塞各地的共產主義與扶助所謂自由政府，是美國固定不移的政策。他所選擇的第一個「自由」典型，就是法西斯的專制的希臘政權，這個政權，不僅聽命於不列顛的刺刀與封建主義的土耳其政府，並且在戰爭時期還以保守「中立」，討好過希特勒。正如各方所預料，杜魯門的演說，終使莫斯科會議陷於僵局。

馬歇爾計劃的第一個官方文獻，是杜魯門總統於十二月十九日向國會提出的，剛好在倫敦會議破裂之後。這次會議的失敗，也是預料之中的，因為，馬歇爾計劃是準備用來替代與根本否定四國協定

的。事實上，馬歇爾計劃還想用來推翻一切戰時協定，由美國一手包辦，這樣，才能達到帝國主義者的最終目標。它不但充份表露於許多事實，還可從那些顯赫一時的美國官方的政策專家的言行中，找到確證。

在馬歇爾發表哈佛演說的一個月前，美副國務卿艾契遜（D. Acheson）第一個吐露了這個新計劃。他在密西西比省的克萊甫蘭特的三角會議上發表演說，這個會議是美國南部的大農業資本家與棉花大王所組成的。艾契遜向歡迎他的聽衆直言不諱地建議重建德國與日本，使它們成爲歐、亞「復興」的中心。這個大胆的建議旋與一個所謂歐洲復興的大陸計劃湊合了起來，加上「自助」與「合作」的語句，就變成了後來的馬歇爾計劃的本體。

正如當時新聞界所報導，艾契遜的演辭，是馬歇爾從莫斯科會議回來，與華盛頓最高當局慎思熟慮後的結果。它是馬歇爾計劃的第一次露骨表示，後由這位將軍外交家在哈佛予以琢磨，小心翼翼地刪去重建德、日爲他「世界復興」計劃的核心的一類字眼。現在美國的官方人物，沒有人再把馬歇爾計劃拉回到艾契遜的那篇演說了。他們都認爲，讓他辭去國務院，改營有利可圖的公司業務，倒是一個更好的打算。

莫斯科會議僵局形成以後，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對重大國策的發展，是少有異見的。五月間，胡佛在致衆院議員泰勃（J. Tager，爲美國衆院撥款委員會主席——譯者）的一封信上，曾公然主張與西德及日本單獨媾和。在莫斯科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參議員范登堡也這樣宣稱：「對一個和平方

案，我們不能等得這麼久了，至少，同意這個方案的國家可以聯合起來。」

貝爾納斯的
「坦白話」

在倫敦會議前夕，貝爾納斯 (J. F. Byrnes) 發表了他的「坦白話」(Speak king frankly, 有人譯作：「打開天窗說亮話」——譯者)。這本書上，也顯示了美國政府當局的思想線索。如果要發揮馬歇爾計劃的意義，沒有人會比前國務卿更適當了。他一馬當先，把羅斯福政策顛到了過來。撕毀波茨坦對德協定的功名，實應歸於貝爾納斯。一九四六年九月，他在斯吐加特 (Stuttgart) 演說，就痛斥這個協定，說它是一種失敗，同時，他建議把英美在德的佔領區合併起來。

從他的書上，已可托出一幅兩黨政策的明畫。這兩黨政策完全爲了取得魯爾重工業的直接控制權，無非在替美國獨佔資本家着想而已。圍繞着這座兵工廠，一個華爾街支配下的西歐集團，當可建立起來，這說明了爲什麼美國政府要反對四強共管魯爾計劃、德國賠款計劃與德國工業社會化計劃，就正如貝爾納斯所說的一樣。他更坦白地說過：「德國工業的統制權應該交還給原主」——也就是交還給效忠於希特勒的那一批人。

雖則，他那本書的出版，約比倫敦會議早二個月，其中有一部份，且曾發表於過去的報紙上，然而，貝爾納斯所寫的，却把倫敦會議的失敗看成了預定的結局。他建議在一九四八年初就召開對德和會，雖則他明明知道蘇聯與東歐是不會參加的。爲了表示所謂公正與大方，他故意主張邀請蘇聯參加，要是蘇聯不願參加，他又主張與西德政府單獨媾和。這西德政府是把法國佔領區也併入英美雙佔

區了。做完這一步，跟着就宣稱各國軍隊，一律退出德國。如果蘇聯拒絕，美國就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來強迫蘇聯撤兵。在這個時候，美國當然會堅決表示，說要「用一切力量來支持聯合國的行動」了。

正如倫敦泰晤士報所指出：「這比戰爭的秘方還要高明一些」。（見一九四七·十·十六該報）這些，已足夠揭穿貝爾納斯那本書上所建議的政策了。事實上，這是一個行動性的政策，由於全世界民主力量的抗拒，已使他的執行受到了阻滯。一九四七年底，英美新協定簽訂以後，美國以掌握雙佔區的一切經濟大權，為供養西區的交換條件。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的那次協定上，早已將經濟合併實際變質為全面的政治合併了。目前，談判正在進行，還要把法國佔領區也併到這個新的尾巴國家裏來。

倫敦會議擱淺以後，馬歇爾在一次無線電廣播中，也代表官方，肯定了這個政策的一般綱領，他說：「在眼前，我們還不能遙見一個統一的德國，我們要在我們統治所及的區域裏（按指西德——譯者），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從另一個更早的也代表官方的觀察中，亦可追尋出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的由來與內含。這是「X先生」（Mr. X）（這X先生已被判定為喬治·凱南 George Kennan，他是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席），在外交季刊一九四七年七月號上發表的一篇論文。凱南早先是從拉脫維亞首都里加（Riga）的一座造謠工廠裏訓練出來的蘇聯與蘇維埃共產主義專家，他使全世界泛濫了誇大的謠言，

說在俄國革命與蘇維埃共和國的早年時代，存在着婦女國有化及其他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恐怖」。

無論如何，他目前的主張，多少可以反映國務院的政策，縱令這些主張缺乏對世界大事的灼見，至少還保留着一些單純。照他看來，祇要經常以一串流動性的地理上與政治上的條件，來圓滑地機敏地運用對抗力量，使蘇聯再孤立十年或十五年，蘇維埃政權的內部崩潰，必不可免。他又認為蘇維埃制度裏所有的許多內在的裂痕與弱點，終會使他整個瓦解的！

其實，在過去三十年間，這個政策早就嘗試過了，並且還運用過每一種想得到的對抗力量，從政治孤立與經濟封鎖到聯合軍事干涉與希特勒侵略，已屢試不鮮，對於這些，X先生似乎都無動於中。顯然地，他更覺得，執行這個清算政策的全付担子，現在已經落在美國的身上。他還說過！事實上這非倚賴美國不可，美國必須接受「這個道德上與政治上的領導權，因為，歷史明明要美國這樣來接受它。」

這個「精選種族」(Chosen race)概念，與希特勒的「優等種族」學說並無二致。我們這位政策專家居然認為，祇要正式宣佈了美國的領導權，世界各國的人民都會羣集於教主面前了。不幸得很，即使照X先生的看法，現在這些瘡痍滿目的資本主義國家，還得經過十年或十五年的光景，才能復興起來，這倒不是爲了對抗他所謂的蘇維埃共產主義的突進，而是爲了對抗這些國家內在的弱點與恐慌，更爲了對抗各國人民追求安全的期望。馬歇爾計劃所要完成的，就是這類工作而已。

所有各種事實，都昭示我們：馬歇爾計劃不過是停戰以來美國一貫政策的擴大，用它來擊破一切

戰時協定，用它來長期分裂德國，更用它來使魯爾變成美國獨佔資本家在歐洲的重要基地。

二 主義與計劃

事實的本身，已指明了馬歇爾計劃祇是更進一步的杜魯門主義。甚至在這個計劃的最初階段，也就是在官樣文章正式提出以前，馬歇爾計劃已被當真地用來作爲一種壓迫歐洲的反動的模型了。至少，像美國民主行動委員會（簡稱 A·D·A·）的右翼自由主義份子，是同時擁護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的，並承認兩者具有共同的目的。另一些帶有左傾色彩的，像勒納之流，却祇擁護馬歇爾計劃，他們覺得馬歇爾計劃是杜魯門主義的進一步的改良。他們非但漠視了反動政策賴以發展的一切條件，甚至連擺在他們面前的事實，也都不能看清。這些事實揭示出來：馬歇爾計劃覬覦西歐的企圖，與杜魯門主義侵犯希臘與土耳其等等，結局是完全一樣的。

關於馬歇爾計劃的執行策略，在貝爾納斯的書上，早已提及。他說：這個計劃的誕生，是參加莫斯科會議的美國代表在歸途中共同會商的結果。他們認爲杜魯門主義的咆哮以及美國在中國、希臘與地中海的挑釁行動，不但「威嚇」了蘇聯，甚至激起了美國人民與其他國家人民的強烈抗議與抨擊。這杜魯門主義太像希特勒所喊的口號了；亨利·華萊士在歐洲與美國旅行演講的成功，更是反映各國人民的渴望，他們團結起來，對抗侵略政策。同時，杜魯門主義並沒有要求歐洲的右翼社會黨以及他們的美國朋友，來支持這一個帝國主義陰謀。正如貝爾納斯在好多次談話上所強調，需要一個「積極

步驟」。美國援助「世界復興」這個概念，顯與強化了的反共活動并駕而行的。

這個政策的實際效果已可看到了。法共與義共被擠於內閣之外，就可說是馬歇爾計劃的第一個勝利。這一行動，完全出於美國政府的直接壓迫，用它作為美國對法與對義貸款的交換條件，這貸款，包括已經貸給的與馬歇爾計劃裏所同意貸給的。同時，由於美國的干涉，法、義兩國的法西斯份子又東山再起。

替戴高
樂撐腰

馬歇爾計劃所能帶來的那種「復興」，可從最近的法國事件上表現出來。十一月間（按指一九四七年——譯者）三百萬法國工人的大罷工——一次堅強的反抗的自衛行動，爲了改善生活程度，也爲了國家獨立而反對美國干涉。當時還流行過一些謠言，說要法國人民發動希臘式的內戰。法、美兩國的反動派與右翼社會黨份子的真心腸，可以見諸於蘇耳貝格（C. L. Sulzberger）從巴黎投寄給紐約泰晤士報的通訊，他居然還這樣回憶：「一九一九年一月，哥斯塔夫·諾斯基（Gustav Noske）（一位社會民主黨領袖）曾以敏快的強硬手腕，向不守法紀的亂民開了火，終於保衛了德國的民主政治，達十四年之久。」（一九四七·十一·二二該報）這樣看來，這類手腕，顯然是經過一番策劃的。這一位通訊員還作了如下的結語：「巴黎外交當局의 共同意見」——當然以美國大使館的意見爲主——如下：

「現在，由於馬歇爾計劃之戰已經展開，各種事件將會層出不窮，直到戴高樂上台爲止。」這些干涉者與反動集團的意見，還不僅限於巴黎。美國共和黨的卡特爾政客杜爾斯（J. E. Du-

lies)，擺脫了倫敦四強會議，還親自去干涉法國的政潮。在他離開倫敦的前夕，他的氣勢，不禁令人想起了當年納粹的對法交涉，他竟認為法共已不算「法國的政黨」，所以不得參與政治。雖則杜爾斯並不是一個法國人，他却有一切權利來干涉法國政治，他還認為這是應毋庸議的。正像阿卑茨（Abetz）或任何其他納粹間諜那樣，他警告法國可能有恐怖的結局：

「這一次法國的災難（他指大罷工的勝利），就會像一九四〇年法國的顛亡，那次已使美國警覺到納粹的危害。」

懷抱着這樣的認識，杜爾斯才去巴黎。在那兒，急急忙忙地會見了法國政府要人，中間包括了右翼社會黨份子，像萊翁·勃倫（Leon Blum）與石屋（Jouhaux）；他最欣慰的，莫過於會晤了戴高樂。戴高樂還向他保證，絕對擁護美國獨佔魯爾與西歐集團政策。

另一位紐約泰晤士報的通訊員德留·密特爾頓（Drew Middleton），在杜爾斯訪法回來以後，從倫敦發出一篇通訊，他清楚地告訴我們：杜爾斯、戴高樂以及一批法國政府的匿名要人，已經成立了協議。照他看來，這種諒解，無非指的魯爾佔領計劃，在所謂「國際化」的法國計劃之下，實際排斥了蘇聯，而由英、法、美三國托辣斯用一種卡特爾的方式來聯合佔領，並以美國托辣斯為領班。這個協議，還牽涉到法國佔領區併入英美雙佔區的日程，與單獨成立一個西德國家的結構計劃。（紐約泰晤士報，一九四七·十二·九）

另一位泰晤士報通訊員詹姆士·里斯頓（James Reston），他在華盛頓，他很接近美國國務院，

據他的報導，說這個杜爾斯協定受到官方的熱烈擁護。他還說，華盛頓方面認為單靠經濟援助是否能使法國完全投入反動集團的軸心裏來，還大有疑問。據他看，華盛頓方面存在着一種強烈的情緒，主張對法、義兩國政府予以軍事援助來對抗共產黨，並對一切反共的政黨直接予以財政援助。（紐約泰晤士報，一九四七·十二·五）

緊接着杜爾斯會見了法國社會黨份子以及該黨的工會領袖石屋以後，這些分裂法國工會的社會黨份子，就另外成立了他們自己的反罷工營壘，它叫「勞工集團」（Force Ouvriere）。

如果捧戴高樂攫取政權的陰謀還沒有實現，那完全由於法國工人的堅決反抗，他們不但贏得了他們的大部份經濟要求，他們也使法國人民警惕到列強干涉的危機！

希臘·中國與 歐洲復興方案

那末，杜魯門主義之在希臘與馬歇爾計劃之在法國，中間存在些什麼差異呢？即使是口頭上或方式上的差異，現在也開始消滅了。因而，在任何方面，馬歇爾計劃之於希臘，並不會軟化杜魯門主義的運用的。我們所能預期到的，

祇覺得前者還要強過後者。（前者指馬歇爾計劃——譯者）

在杜魯門總統第一次報告援助希、土的實施情形時（一九四七·十一·十），他居然也不打自招，他自己承認，自從去年三月宣佈了這個援助計劃以來，希臘的經濟情況，並未真正改善。他更提到，希臘的「軍事情勢益趨惡化」，雖則有美國軍事訪問團在協助希臘政府，雖則有大量軍火從美國運到希臘去，雖則以慘暴的手段來對付希臘愛國份子。最後，他也不得不承認，要使這個援助法案馬

上成功，希望是很微渺的。

然而，他建議怎樣來改善惡化的情勢呢？是不是減少軍事援助，而側重建設與復興呢？杜魯門總統告訴我們：要撥出希臘建設方案裏的款項，來增加希臘軍隊的援款。這樣，希臘的通貨膨脹與無底的經濟危機將更趨嚴重，也就擴大了內戰。這是一件最具體的自我諷刺了！甚至連杜魯門主義下的一點吝嗇的「復興」裝飾品，也給它的主要武器——軍事干涉——犧牲掉了。

這一來，杜魯門總統似可稱為言行一致的人物，雖則，他滿不在乎地把社會改革的諾言丟到腦後去。更多的美國援助，很快地增強了希臘政府軍隊的實力。美國軍官也參加作戰，進擊馬可斯將軍領導的自由政府裏的愛國軍隊。此外，還用巨艦把全副武裝的美國海軍，派赴地中海去。希臘政府還頒佈命令：凡罷工者都將判處死刑。

到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杜魯門總統就希臘問題提出第二次報告，他還表示，他不久要請求國會另撥款項，來援助希臘與土耳其。同時，美國軍事訪問團團長又身兼希臘全國國防會議的一員，使美國官方正式加入希臘政府，與法西斯份子并肩進行內戰。現在，不但有美國的軍需援助，不但有美國海軍，還有美國的軍事顧問。什麼時候，希臘政府還會要求美國軍隊從事更大規模的干涉呢？

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義與美國對華政策，結合爲一套完密的對外干涉與向外擴張的侵略行動。有些時，共和黨領袖還堅決主張，援華與援歐的工作，應該並駕齊驅。事實上，對華的美援，已經多於馬歇爾計劃第一年的援歐總額。在二月十八日，即在杜魯門請求國會增款援助希臘後的第三天

，他籲請國會，在最近移讓的飛機、軍火與軍用品以外，另撥援華款項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在杜魯門總統的援華新計劃中，顯可刪除干涉政策這一類的字眼了。最近這次的「緊急」援華方案，據杜魯門自稱，將交E·R·P·（歐洲復興方案）總署來一併執行了。

從它們的基本目的來看，在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之間，是沒有多大區別的。如果馬歇爾計劃照這樣發展下去，法國與其他國家的處境，就可以希臘爲前例。

三 誰在分裂歐洲？

那批馬歇爾計劃的辯護人更以蘇聯的接受援助，而誣譏蘇聯在分裂歐洲。在這兒，也值得我們考察一下，才會曉得這個罪狀是否成立。

「亞洲
以西」

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的演說，祇提到這個計劃將推行於歐洲。這個演說發表了一個禮拜，還沒有一個歐陸的國家響應。後來，由於英國工黨政府外長貝文的堅持，馬歇爾才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表示這個計劃將適用於「亞洲以西」的一切國家。這個注釋，是各方所期待的，因爲，馬歇爾演辭給予人們的明確印象，都認爲蘇聯將被排斥。他後來所謂的「亞洲